



四月的尾梢，号称“百果园”的我家后院，桃李、核桃等早已硕果累累，摇晃着枝条炫耀着。

只有靠墙角的那两棵石榴树不慌不忙地把主干向四周悠然舒展。石榴的嫩叶看上去很光滑，叶面上像涂着一层薄薄的蜡质。

一天，石榴树没有预兆地抖开了一身红装，浓妆艳抹得像个刚过门的小媳妇。那些红红的花瓣，被阳光浸透成烈焰，每一片都写满了春天的烂漫。

石榴树是个喜庆的树，树底掉下的一层紫红色花瓣，像极了燃放过的鞭炮屑，给人心里种下喜悦的种子。

石榴树又是个吉祥的树，你看它每一枝的顶端都缀着几个玲珑的喇叭花，像千百杆唢呐演奏着喜庆的曲调。

石榴树又是高贵的树，有着枣树的枝干，清新而不柔媚，身上流淌着高贵的汁液，有着“多子多福”之寓意。

娃娃早到结婚生子的年龄了，就是不愿意结婚，急得我头发花白，愁眉苦脸，叹声连连。

老伴说，听闻石榴树寓意吉祥，家里种上它，说不定能盼来多子多福、子孙满堂。

临猗县崞阳镇有个石榴基地，便托当地的朋友捎几棵石榴树苗。

电话一打通，老伴一把抢过手机，千叮咛万嘱咐要朋友精选时兴的好品种。

春天，我们如愿以偿地在我家后院种下了石榴树。

老伴对石榴树苗特别上心，又是浇水，又是驱虫，又是施肥。石榴树没有辜负她辛勤的照料，渐渐展现出婀娜的身姿，新媳妇般羞赧地孕育出花骨朵。老伴每每抚摸着石榴树，就像心里想的事成了，便喜上眉梢。

石榴树旁的月季花，羡慕得不得了，不服气地也可劲地绽放着自己。

老伴瞧见月季花后，心里生出一种特别的想法：花开得再艳又有什么用，你能结果生子？

月季花才不管这些，把花绽得更艳。

一抹淡淡的清香直扑鼻翼，像给鼻孔里埋了粒玉质的香囊。

喜庆的“鞭炮”还在燃爆，吉庆的“唢呐”还在欢快演奏……

我想拽住春的尾梢，红红火火的夏天却悄无声息地就与我撞了满怀。

噢，热烈的夏天如期而至，硕果累累的秋天还能远吗？

流年随影

记忆中的三辆自行车

□乔靖鸿

走在街上，从身边疾驰而过的，是各式各样的汽车、摩托车、电动车，偶尔看到骑自行车的，也多是装备齐全、高档时尚的山地车或公路车，靠传统普通自行车出行的人越来越少了。曾几何时，自行车也是人们渴望拥有、赖以代步的出行首选。感慨之余，不由想起了印象深刻的三辆自行车。

第一辆自行车，是上大学时，父亲经过讨价还价，从修车师傅那儿花11块钱买来的。因为学校离家20多公里，说远不远，说近不近。乡里的汽车站离村里又远，很不方便，只有自行车最方便，从学校门口可以一直骑到家门口。因而，我拥有了人生中第一辆自行车，也不知道是啥牌子。买回来后，父亲好好拾掇了一下，换了车闸、内外胎，又安了一个铃铛。这辆车，成了大学期间，我往返学校和老家的主要交通工具。我毕业后，自行车给了姨家的表弟，又接力陪伴他的求学之路。

第二辆自行车，是父亲托人买的一辆加重飞鸽牌的。车子看着高大、笨重，可骑着得劲，而且载个人、带个东西啥的很方便。父亲多次用它驮着我和妈妈或者弟妹，赶集上会、走亲戚。好多年，它一直是全家人都离不了的出行“座驾”。不过，我之所以对它印象深刻，却是另有缘由。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离家70公里外的一家企业上班。记得，到厂里报到后的第三天，我接到父亲从村委会打来的电话，问我在厂里咋样，还缺啥少啥不？我随口提了一句，宿舍条件简陋，有些书、衣服没地儿放。父亲“嗯”了一声，说知道了。过了十多天，父亲打来电话，说给我做了个箱子，明天送过来。我以为有顺车给捎来，就说行。没想到，第二天中午1点左右，办公室的同事告诉我，厂门口有人找我。到了厂门口，看着满脸灰尘、满头大汗，站在墙根，一脸憨厚笑容的父亲；还有家里那辆不离父亲左右的老“飞鸽”，车轱辘上、脚踏子上，全是厚厚的泥土……我愣愣地

站着，好久好久，一句话也说不出！接着，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怎么也忍不住……

第三辆自行车，是我在厂里上班5年后，因为从事的宣传工作成绩突出，作为厂党政工团联名表彰的“青年标兵”，厂里奖励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原本发了一辆二六女式的，我和一个得奖的同事商量后，换成了二八男式的，用顺车捎回家，送给了父亲。取到车子那天，父亲推着车，走得很慢，脸上满是掩不住的笑意，逢人就拍拍车子说：“是娃在厂里得的奖，‘凤凰牌’的！”

平日里，出来进去的，父亲还是骑着那辆老“飞鸽”，却把新“凤凰”擦得锃亮，放在西厢房里，不舍得多骑。只有逢大事、喜事和重要的节日时，他才舍得骑一下，回来后，马上收拾得齐齐整整，盖得严严实实。儿子送的“凤凰”，俨然成了父亲心头的一辆“宝马”。

人的一生，或许会拥有很多东西，有的价值不菲，值得珍藏；有的虽然普通，却因为难忘的人或事，同样弥足珍贵，历久而弥新。

乡情一缕

□余振中

胡基，是北方农村过去建房的主要材料。它是用黏性较大、比较结实的土做成的，使用方便，用它垒的房子直立性好，墙体漂亮，并且冬暖夏凉，保温性能好。以前，农村青壮年男性大都会打胡基。

打胡基先得有胡基模子，模子由硬质的木料制作而成，一头用铁丝绞着，另一头插上一个挡板，外面再用一个带钩的横木卡住，保证打胡基时模子不会脱开。打胡基先要平底子，地方要高点，要把底子填实在，铺平，底子出了问题，掳起的胡基容易倒塌。打胡基时，下面要放一块平整的青石板，把模子摆放在上面，在方框里面撒上一把草木灰，以防土和石板粘连。然后，用铁锨铲起事先和好的半湿土倒进框架内，土填饱后，人站上去用脚踩实，拿起平底的石杵子打瓷实，再用脚后跟把四角使劲踏实，做到“三锨六脚十二杵”，胡基就算打好了。接下来，用脚把模具后面的木卡踢掉，将

打胡基

模子立起打开，两手将胡基慢慢取下，一只手托着，紧贴胳膊，另一只手按住胡基上的挡板，将它轻轻地横放在平好的底子上。至此，一套打胡基的工序就算全部完成。

打胡基容易，掳胡基难。掳胡基时，上排与下排的角度要稍稍错开，这样才能既通风又稳当。技术好的人能掳六七排高，直立不倒。有的心急之人光急着打，掳时不注意，结果掳到很高了，突然倒下一大堆，前功尽弃，自己懊恼不说，还成了别人的笑料。打胡基不仅要盗实、稳当不倒，还要出活、打得快、打得多，所以说成为一个优秀的打胡基能手并非易事。

我门口有个中年人，干净利索，打胡基那是一绝。他的铁锨总是擦得一尘不染，既轻巧又锋利，使起来特别好用，他也视作宝贝，轻易不让别人使用。打胡基时，他先用锨“嚓嚓”填上土，跳上去几脚踩好，“噔噔”几杵子完成，整套动作行云流水，没一点多余之处。他打出的胡基四棱见线，饱满结实，一天能打一千

五百多个。看他干活，如同看一出精彩的节目，确实是一种美的享受。

那时候，村里人建房都是自己动手打胡基，忙不过来时会请亲戚朋友过来帮忙。我家修房子时，我刚从学校毕业回来，也跟着学会了打胡基。当时兴趣正浓，连续打了一个星期，建房足足够用。有一次，发小望的姑家动工要打胡基，望请我和英两人去帮忙。我们翻沟过去，干了一天，圆满完成了任务，望姑姑夸我们说：“我娘家人真能干！”听着这话，我们心里满满的都是自豪感。

不知不觉，几十年过去，以前打胡基的人大都离世，最小的也渐入暮年了。现在建房全是一砖到顶，胡基这种老材料已彻底被淘汰，在村里很难再看到踪影。前些天，在外村看到一个废弃的宅院，房屋已塌了一半，望着半截残墙上露出一排排胡基，不禁心生怀念，感慨了半天。于是写下此文，权做对胡基这种遗失之物的记载，也是对我们逝去的那个时代的纪念。

诗笺

□申文军

小子，挺起腰杆
把意志的钢铁
起码得换成意志的竹节
看院内葡萄鲜绿透水
叶子浓郁如玉
还没入暑
太阳的舌，并不太毒
曾经的男孩子
在涑水河畔暑天杨树林中
捉蝉
光身子，被晒得发黑

那个晒黑的男孩(外二首)

乐趣
把炎热变得似乎清凉
小子，那需要什么意志
像顺水而游，嗅香对花
那个晒黑的男孩
全世界人的童年

雨过后的几滴雨珠
一场雨过，太阳露脸
夏日树荫，邀我
斜依树干。绿冠下
幽幽树阴
我和影子幽幽

一阵风过，几滴雨珠
从头顶的绿云中落下
让我和阴凉
一起，打了个惊颤
赶忙跑出来。太阳
笑着
刺了我一下

观蚂蚁
在地面、砖缝
在石榴和黄桃的树干
和叶子上，爬行
它们的忙碌，也在养家糊口

或，休闲
不过，不像我们要掏个空子
那样乐陶陶、呆萌萌
沉洒在时间的绽放中
引诱我，学蚂蚁的样子
住在地下巢穴
那里，分工严密而分明
照样涌现忠诚、奉献、智慧
只是，没有什么孤独、寂寞
和对世界的荒诞感
住在蚁巢
比住在地上的房间里
安静
我住不进去
最主要的原因
是停留在对房间的想象中